

这部小说的情节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作者把书名定为“跌宕”再合适不过了。我们
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传奇，更有不可思议的情节，你用什么方式传达给读者并让你的读
者相信这是真实的，这部书的作者给予了解答。文学的根基是生活，文学描述是艺术，
而艺术永远离不开想象。

——石钟山

跌宕

DIE DANG

吴尚真/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鼎尖行

DIE DANG 吳尚真/著

吉林出版集团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跌宕 / 吴尚真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387-3590-1

I. ①跌…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537 号

出品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陆 风

装帧设计 雨 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跌 宕

吴尚真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 380 千字 印张 / 23.7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拾荒少年 / 006
第二章 靓女出炉 / 038
第三章 贡品女人 / 090
第四章 仕途多舛 / 117
第五章 劫难过后的 / 150
第六章 冒险乐园 / 177
第七章 阡陌隐情 / 204
第八章 勾心斗角 / 227
第九章 风波迭起 / 253
第十章 两难抉择 / 279
第十一章 骨肉相残 / 303
第十二章 东窗事发 / 329
第十三章 人性回归 / 353

引 子

古山北麓，漳河北岸。寂静的山谷中，一个生态山庄两年前突然扩建成
了这个美妮庄园。

层林叠翠、溪水潺潺的自然风光中，点缀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美妮庄园占地有一百多亩，中间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物。红色高大厚
重的院墙，建筑屋顶上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颇有点皇家行宫的味道，难怪庄
园的主人申美妮把它称为平民的皇宫……

农历，戊子年，腊月二十三。

深夜，肖阔男在卧房中斜躺着，静静地等候庄园主人申美妮的归来，申
美妮回庄园是没有时间规律可循的，有时上午出去转了一圈中午就回来了，
有时是傍晚，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几天之后。她的飘忽不定让肖阔男习惯了
等候。好在她的归来不是悄然无声的，庄园门前的汽车喇叭声，申美妮皮鞋
踩踏大理石楼梯‘嘎嘎’有节律的踩踏声，会提醒在二楼卧房等待的肖阔男
做好“接驾”的准备。

申美妮历来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入自己的巢穴。无论春夏秋冬，她
都会停留在二楼“寝宫”入口处的镜子前，不用肖阔男上前伺候，胡乱甩掉

浑身上下所有行囊，夏日里的薄彩霓裳，冬天里的时尚裘装以及内衣内裤，她都会统统这样处理，就连腕子上的手表，颈下的项链也难逃厄运，凌乱地洒落在地毯上，足下的皮鞋更是甩得东一只西一只。一个光光的女人还原在自己的巢穴中。

申美妮脸上泛出了一丝别人察觉不到的快意，举头往长廊的尽头望去。一块红底烫金的牌匾，映入她的眼帘，牌匾上书：施乐坊，三个烫金狂草大字。

通往寝室、浴室长廊中的灯光微黄泛白，地灯、棚灯、壁灯射出的光束，柔地涂满申美妮的玉体肌肤。她站在前后对应的镜子中，左右环顾孤芳自赏，用三分钟的时间来完成对自己周身皮肤和茸毛细微变化的观察。这时的肖阔男会以一身侍者的装束，诚惶诚恐地站在长廊的那一端，目视申美妮的一举一动，没有主人的吩咐肖阔男绝不敢踏前半步，申美妮移动光光的身子走向浴室，欣赏她那摇曳多姿的体态和步履是肖阔男作为仆人特有的享受。

美人生北国，在这个城市中她属于姿压群芳的那种，她，一米七三高挑的身材，三十七岁的女人，皮肤还像二十岁妙龄女子那样张弛有度，平扁微塌的下腹，隆起不垂的乳房，圆鼓适度的臀峰，修长纤细的秀腿，勾勒出诱人的曲线。颈上的部分更是浑然天成，那唇那齿那目那鼻那腮那眉那耳全是受众精品，错落有致地镶嵌在那张既不古典又不过分现代夸张的脸上，一个活脱脱的丽人坯子。

肖阔男躬身拉开浴室的门，申美妮旁若无人地踏入浴室。申美妮的浴室是多功能的，既是浴室又是健身房，设计独特，颇具匠心，室温是恒定的，水温也是恒定的，使申美妮入室没有冷热的冲击，所用的材料和器具全部是由意大利建筑设计师给她量体裁衣并借鉴阿拉伯王室风格选用的，极其豪华。进入二楼长廊的门之后，二楼的所有房间是申美妮的绝对私人领地，她的寝室、写字间、餐厅除肖阔男外绝没有第三个人光顾过。申美妮接人待客、宴请宾朋、举办舞会，都在一楼完成。从不邀请客人步入二楼的禁区。

申美妮进入浴室一般需要肖阔男侍候，但是在没接到申美妮的招呼前，肖阔男绝对不能出现在申美妮的面前，肖阔男坚持不叫不到的原则，只是回到自己卧房中迅速脱光衣服，等候申美妮电铃呼唤，铃声一响，他立马就会出现在光光的女主人面前，女主人面对的是一个光光的男仆人。

这是申美妮出国定居的前夜。

申美妮净资产已经达到十个亿，近几年随着她财富的增加，她经常思考两个安全问题，一是钱的安全，二是人的安全。她必须在国外寻求一个落脚点，寻求一个避护所。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国内有钱人都是这样做的。

狡兔三窟是申美妮老爸申辅轩在世时的至嘱，弄个外国人的身份就是落实老爸的嘱托。自己在这个城市中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磕磕碰碰的事情很多，必须寻找一个避风港，进可攻退可守。这件事情申美妮已经运筹了多年，她两次带肖阔男到澳大利亚居住了一段时间，第一次是老爸去世后去那里打扫极度的伤感，第二次是躲避廉政风暴的狂潮。另一层意义上是遵循澳洲的法律规定，要想取得澳大利亚的国籍，必须有在澳大利亚居住的经历。对申美妮的企图肖阔男一直蒙在鼓里。

申美妮这次急急忙忙的要出国定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亲舅舅云清霆升任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按理说，自己的亲娘舅当了这么大的官，申美妮理应高兴才对，今后事业的发展有了政界人物强有力的支持和深刻的家族背景，定然是如虎添翼，可申美妮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父亲申辅轩以及她自己和舅舅的渊源太深了，她说不清自己对舅舅是爱是恨，还是怕。头几天，申美妮参加了云清霆主持召开的有企业家、党政官员、院校学者参加的廉政制度建设恳谈会。会上多数发言几乎都是老生常谈，什么加强公仆意识，廉洁自律等等，让人昏昏欲睡。轮到舅舅云清霆做总结发言了，申美妮非常欣赏舅舅的文才和口才，打起精神洗耳恭听。其中一段说的让她胆战心惊，直往自己身上对号。云清霆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企业家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是遵纪守法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问题富豪，他们习惯了权钱交易，习惯于用金钱和美女来腐蚀我们的干部，换取公权为他们私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对干部贪污腐败受贿行为严肃处理，绳之以法。可是，对一些问题富豪的行贿行为却是过分的迁就。让他们说清楚就算了事，现在看来，不打击问题富豪们的行贿行为也是一种姑息养奸，我建议我们的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处行贿犯罪的力度，掐断贪官们的受贿通道。”申美妮对舅舅太了解了，他说话算数，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如果真的碰到他的枪口下，就是天皇老子也不好使。

申美妮玩味舅舅云清霆的话，身上略感了几分寒意。这么多年步履维艰，

惨淡经营，哪次遇到红灯不是绕着走过去的。行贿是资本快速升值的手段之一，申美妮能不往自己身上对号吗？纵然有千条脱身的妙计，还是避其锋芒走为高。

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申美妮多次试探过肖阔男的意向，她有意要改变这种主仆关系，要给肖阔男一个名份，这个名份的名称叫丈夫，让他从奴隶变成将军，可肖阔男对她的暗示一直装做不知道，申美妮知道肖阔男很聪明，什么事一点就透，肖阔男十多年里深居简出，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闲暇时喜欢自学，水平至少可以达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如果带他走进社会，稍加训导完全可以打理她申美妮创下的产业。

必须把他带出国去，这是一种软性的绑架，申美妮决心已定。

肖阔男在等待申美妮的招呼中渐渐进入了朦胧的状态，一个人专门侍候一个人是枯燥的、乏味的、寂寞的，青春在枯燥和寂寞中渐渐的离他而去。

明天早晨她要到北京转机直飞澳大利亚墨尔本，那里她投资二百万美元在富人区有了自己的房子，另外还有一艘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游艇，获得了定居资格。

公司的事情，业务的事情，有互联网有电话都好搞定。惟独对肖阔男必须当面有个交待，她舍不得肖阔男，也离不开肖阔男。

但是，肖阔男再也不是十三年前，在秋风瑟瑟的大街上捡回的毛头小子，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千百次申美妮考验过肖阔男的忠诚，他可以为她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他可以让她有千百次烈火熊熊的感观享受，但却没有向她承诺一次他爱她。因为他向她讲述过他浪漫纯朴而又扑朔迷离的少年情怀，他侍候她什么人格尊严都粉碎了，惟独还保留这么一块心灵禁区，申美妮至今无法突破。

肖阔男的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从侧面告诉申美妮，他是她的仆人，他是她的性奴，他不是她的爱人，爱人最大的特点除了情爱和性爱之外就是参与和干预，就是思想和话语的交流，这么多年肖阔男坚持不主动参与的原则就很说明问题。

申美妮在苦苦的回想，肖阔男是她生命最充满活力的十三年中须臾不能离开的支撑，离开他生命的延续就会很无奈，很空荡，很艰难。她多少次在夜深人静中权衡与肖阔男的关系。人家款啊腕啊的老婆养一个小白脸子来浪

费，来填补灵魂的空虚，来弥补花心的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欠账。也有的人养一个波斯猫，赖皮狗来消遣，申美妮身边的这个宠物跟这些人的宠物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今天的肖阔男是她申美妮精心制造出来的，小猫小狗扔掉尚且可惜，尚且依依不舍，申美妮扔掉肖阔男太难了。她无法战胜自己的感情，十三年让她对肖阔男有了习惯性依赖。他不是她的宠物，而是一个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生命就有了活力，有了这个支点她就可以撬动世间万物。

第一章 拾荒少年

一

科尔沁沙地南部的沙坨子边缘，俄风岗子上有一户孤零零的人家，土院、土墙、土屋。院里的柴火垛粮食囤子拾弄得立立整整。

西北风，冒烟儿雪，风刮了三天，雪也下了三天。风雪既没让柴火垛吹得满天飞，也没让粮食囤子开膛破肚。看得出主人肖永成是把过日子的好手。

三间土房里暖融融的，肖永成抱着一岁的儿子肖阔男搓脚闹心，焦急地等待着老婆为家里添人进口，村里的接生婆炕上炕下忙活着，干着急，使不上劲，孩子就是不露头。

肖永成老婆的肚子已经疼三天了。掐指算来，老婆肚子里的孩子已经足月。三天前接生婆过来，摸了摸肖永成老婆的肚子，又把耳朵贴在肚皮上听了听，打保票说：“正常产，又是二胎，没事。”可是三天的时间过去了，肖永成老婆鼓起的肚子还是没有瘪下来，累得她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了，叫声微弱呼吸急促，接生婆这才慌了神，让肖永成备车往乡医院里面送。

折腾了好一阵子，肖永成才把老婆送进乡医院。可是不巧，乡医院里的妇科大夫被人家请去吃满月酒去了，冰冷的产房里，肖永成的老婆用最后的力气拉着肖永成的手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好像熬不过生咱家小二这道坎，去年生肖阔男时，虽然也疼的厉害，但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得劲。永成，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一旦不行了，你给阔男找后妈，一定要找个心眼好使的，别让阔男受什么委屈，长大给咱阔男说房媳妇。”说完闭上眼睛，呼吸更加微弱。

“这人耽误了，怎么搞的。不早上医院来。”喝得醉醺醺的男医生摸了摸肖永成老婆的脉搏，用听诊器听了听胎音，边检查边抱怨肖永成。然后又说：“准备后事吧。羊水倒流，送到县医院也是死，在这里更没有抢救的办法。”男医生话音刚落，肖永成的老婆就停止了呼吸。

肖永成双膝跪地，一手抱着肖阔男，一手拉着男医生的衣角，哇哇哭着求他救命。男医生说：“人已经死了，没救了。别耽误我的事，那边的酒还没喝完呢。”甩掉肖永成的手扬长而去。

肖永成哭嚎着，摇晃老婆的身躯，呼唤她醒来。肖阔男眨巴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肖永成哭他也跟着哭。

没办法，肖永成把老婆拉回了家。家里的三间土房子，是钱搭子结构，中间是过道和灶房，西屋里住人，东屋里放杂物，肖永成把老婆放进东屋空房子中。用清水擦净了身子，梳了头，洗了脸，换上了老婆平时最爱穿的衣服，摆放四平八稳后，头顶点起了三炷香。

这个村叫肖家窝堡村，村里以肖姓人家居多，肖永成的老婆也姓肖，是村支书的独生女，肖永成秘不发丧。接生婆跑到村支书家报了女儿肖红梅的死讯，村支书听后犹如五雷轰顶，翻着白眼根子昏厥了过去。村支书家人多势众帮头大，人们听到了凶信，一伙人忙活照顾村支书，一伙人到肖永成家要索回肖红梅的尸首，大大方方地发丧。

可肖永成说什么也不让来的人插手，说嫁过来的媳妇就是婆家人，娘家人没有资格来操办后事，再说肖阔男他妈并没有死，现在是寒冬数九，人冻在空屋子里，等开春了，天气暖和了，就能缓过来。气得来奔丧的人们骂他是天下第一大混蛋，不看在肖阔男这个孩子的份上，就把他打扁。可肖永成就是不听，把来奔丧的人都轰了出去。

乡里管防疫的医生过来，命令肖永成必须把老婆尸首火化掉。告诉他死不能复生，放在家里，尸首臭了，屋里没法待人，还会招来瘟疫，村里的人都不好过。可是肖永成死活不同意火化。趁防疫人员回去张罗车张罗人，要强行拉走尸体火化的当口，肖永成把老婆的尸体背到了房后的北沙圪子上。在那里挖一个坑，把尸体放了进去，在上面铺上了一些树枝之类的东西掩埋了起来，特意在靠近嘴部的地方埋下了一根空竹筒，给老婆换气用。等老婆一旦苏醒过来，好招呼他，他再来把老婆从沙丘中挖出来。

村上的人都说肖永成得了精神病，肖永成也和人们渐行渐远。

肖永成把自己的老婆埋在了屋后的北沙坨子等候复苏这个事情越传越远。惊动了县，惊动了市，也惊动了省。三级殡葬改革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村。肖永成在强势面前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殡葬队伍把尸首火化后，骨灰盒送到了肖永成家，肖永成这才认准老婆是真死了，因为老婆已经变成了灰。肖永成抱着骨灰盒哭的死去活来，在东屋设起了灵堂，跪在妻子遗像面前，发誓说，他肖永成将终生不娶。一定要把肖阔男培养成人，告慰亡灵。

二

到了开犁种地的时候，肖永成套上自己家的牛车，带上犁杖去耕种生产队解体分给自己的土地。把肖阔男一个人放在家里他不放心，在牛车里面放上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卷了一个窝，把肖阔男放在了里面。

大地刚刚返青，寂静的旷野中，肖永成赶着牛车悠哉游哉地走着，在前方很远的地方，影影绰绰看见一个女人怀抱着点什么东西放在了他必经的路边上。肖永成很好奇，那个女人放下东西之后跑得好远好远，回头向后张望，肖永成把牛车赶到红被包的前面，吆喝住牛，停下了车，弯腰去打开那个红被包，一个孩子在里边还在熟睡，上面有一张字条，写道：

肖大哥：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对嫂子那种近似疯狂的执着和一往情深让我很受感动，可我没有像嫂子那样幸运，命运让我遇上了一个有家的男人，我割舍不了他。可他喜欢仕途，既不能舍弃原配娶我为妻，又不能同时接受我和他的女儿，我偷偷在我当知青下乡的老家乡生下了我亲爱的女儿，没地方藏，没地方放。

我知道你带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娘，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一个孩子不容易，但我认准了你的人品，把这个孩子给你留下。你认她做女儿也可以，将来长大给您当儿媳妇也可以。你就收留下她吧。

孩子是在科尔沁沙漠中出生的，我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莎芝，姓就随你吧。没别的东西送给你，这里有五百元钱，是孩子的奶水费。孩

子出生在今年的正月，到现在已经过了百天，离开娘是可以把她养活的，我生下她来就没有奶，靠吃代乳粉把她养这么大，代乳粉供销社可以买到。

被里有一封写给莎芝的长信，等她长大了可以给她看，也可以不给她看。这封信我把我的身世，我的遭遇，我的苦衷告诉给了莎芝。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而苦命的女人

肖永成看完信，寻着那女人跑过的路，用目光去搜索那女人，那女人已经从他视野中消失。

肖永成没有丝毫犹豫，把孩子放在了车上，调转牛头回家去了。肖永成抱着两个孩子站在妻子的灵前，告诉妻子：“红梅你总是说只有阔男一个孩子太孤单，要给阔男生一个小妹妹。今天遂了你的心愿，天上给阔男掉下来了一个小妹妹。我一定要把她抚养大，让你了却这份心愿。”

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一个几个月，肖永成要侍候这两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他还要种地，怎么办？肖永成想了一个办法，他出去种地时不能再带孩子了，在自家的炕上给他们每人钉了一个木围栏。让他们爬不到地下去，摔不着。至于他们饿啊，哭啊，喊啊，拉屎撒尿啊，就得等肖永成定时回来侍候他们。

一个光棍汉领着孩子过日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又捡了一个孩子回来，事情在村里一窝蜂的传开了。

村支书肖铁夫虽然因为女儿过去的事情已经和肖永成结下了仇怨，发誓今生今世不与肖永成往来，但是肖阔男毕竟是女儿的亲生骨肉，不看僧面看佛面，肖铁夫悄悄地把肖永成的承包田调到了离他家近的地方。这样肖永成种地就可以抽时间回来照顾孩子。同时，还给肖永成捡来的孩子增加了一份口粮田。

晚上肖永成把两个孩子哄睡了，翻看《新农业杂志》，杂志上介绍的用机械播种斗播种施肥，同时下除草剂，不但三十亩地几天就可以种完，还可以省去许多田间管理的劳动，肖永成下决心采用新法种地，这样可以省下时间让他照顾两个孩子。

肖永成心眼实，但特别灵气，在照顾这两个孩子上想了许多窍门。给孩

子买代乳品，他选择那些保质时间长的，这样他就省去了要经常跑乡里商店买东西的时间，他摸准了莎芝进食和尿床的规律，尽量使莎芝吃得饱，睡得香，尽量去弥补失去母亲的孩子的缺陷。他平素足不出户，唯一了解外边的世界是通过身边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除了种地把精力全放在伺候两个孩子身上。村上的女人们看到两个没妈的孩子一天天长大，长得白白胖胖，就说天养人，肥嘟嘟，人养人，皮包骨。其实这些女人们并不了解肖永成为这两个孩子付出了多少辛苦。

肖永成从来没有上过学，从小到大跟着父亲学文化，父亲的教育深深地影响了他。教两个孩子学习是肖永成的乐趣，肖永成托人从县城里捎来了一大堆育儿知识读本，从孩子三四岁开始就给他们讲童话故事、背唐诗、认字、学习加减法。为了让肖阔男能带上妹妹一起上学，他特意让莎芝提前上了一年学。莎芝虽然比肖阔男小一些，也不比肖阔男学的差，上学的第一个学期莎芝得了班里的第一名，肖阔男虽然是哥哥，却得了班里的第二名。

三

转眼间，肖阔男和莎芝已经是初中生。每天早晨肖永成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中学的大门口，就骑上自行车上乡里的砖厂去背砖，一天下来还可以有十几元的收入。肖永成特别贪活计，晚上，他让肖阔男和莎芝结伴自行回村。

乡里中学放暑假了，肖永成照旧去乡砖厂背砖。一天，很晚很晚他还没有回来，兄妹俩手拉手在屋外，往肖永成归来的路上张望，天都黑透了，还是没见到肖永成的影。兄妹俩按照父亲归来的路，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去接父亲。一直走到了乡砖厂，还是没见到父亲的影，砖厂的更夫告诉肖阔男：“你父亲出事了，砖跺倒了，把你父亲砸伤了，已经送到县医院抢救。”

县城距离乡里有二十多公里，肖阔男和妹妹曾经坐着肖永成的牛车，上县里去买过种子化肥农药。沿着他们走过的路，黑灯瞎火摸索着向县城走去。

肖阔男和妹妹走进父亲的病房时，天刚刚放亮。肖永成躺在病床上，下身一动不能动，看到两个孩子赶了过来，眼泪刷刷的从眼角涌出。

肖阔男、莎芝一人拉住父亲一只手，也跟着哇哇大哭了起来，惊得病房前其他病人和陪护的亲属都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陪着他们爷仨儿掉眼泪。

从滚热的窑中背出一块砖，送到几十米以外的红砖储存场，每块砖定额收入半分钱。一上午肖永成背了两千块砖，足足赚了十元钱。中午从怀中掏出家里自带的窝头，躲在砖跺的背阴处吃饭，心里还盘算着已经累计攒下了多少钱的事情。就在他刚站起身来的时候，砖跺倒了，几百块红砖压在他的身上。

砖厂主用手扶拖拉机把肖永成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诊断为腰椎骨粉碎性骨折，下肢的神经断了，医生说，下身完全失去了知觉，有可能要终生残疾。

肖永成被灾难击倒了，肖阔男突然长大了，成熟了起来。

肖阔男找到砖厂，要求砖厂出钱转院去省城看病，砖厂主态度生硬地告诉他说：“你父亲就是在我这打零工的，计件赚钱，跟我们也没有合同。再说，他也不是在砖窑里受的伤，在外面吃饭自己碰倒了砖跺，怨我们怨不上。”肖阔男没有跟他去理论怨谁不怨谁的道理，双膝跪在地上说：“我们一家三口人，唯一的劳动力是我父亲，我父亲在你们这里干活受了伤，就是我父亲算不上工伤，但毕竟是在你们这里干活受的伤，你们就发发善心，给我们一点人道主义的援助，让我父亲能够进省城的大医院治疗。”

砖厂主不理他，扔下他，离开了办公室。肖阔男一直在那里跪着，跪过了中午，跪过了下午，跪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工人又上工了，砖厂上夜班的工人说：“这孩子跪了一天一夜了，没吃东西，怪可怜的。是个孝子啊，为了他父亲能看病，看来这孩子是豁出来了。”

工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你十元他二十元，凑起了钱。足足有七八百元，送到了肖阔男的面前，劝肖阔男起来，吃点东西。

肖阔男说：“我必须向砖厂主讨一个说法，否则我就跪死在这里，饿死在这里。我就不相信我父亲在这里吃苦流汗的干活，在这里受了伤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连个说法也没有。”

肖阔男态度坚韧，砖厂主一看这个倔强的孩子动了真格的，不出点血肯定是打发不走他。只好拿出了一万元现金送到了肖阔男的面前，说：“就这些钱了，你愿意拿就拿着给你父亲看病，不愿意就是饿死、跪死在这我也不管。”肖阔男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出来了一天一宿，父亲那边还在挂念着自

已，不能在这里继续拖下去了，给父亲看病要紧。

肖阔男霍地站起身来，把一万块钱塞进衣兜里，没有向砖厂主表示任何的感激，走进了干活工人的人群，对着大家说：“我虽然是个孩子，但我是个有良知的孩子，我这里代表我的父亲，我的妹妹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父亲的关爱，这里我给大家鞠躬了。”

肖阔男回到医院里，父亲肖永成和妹妹莎芝守着床头柜上的馒头和稀饭，愁苦得一口也没有动。看到肖阔男进了病房，肖永成生气地对他说：“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出去了一天一夜，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么大的孩子还让爸爸操心。”肖阔男没有正面回答父亲的怪罪，说：“爸爸你吃饭吧，下午咱转院到省城去看病。”边说着边把怀里的一万多元钱掏了出来。

肖永成看到钱，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钱从哪里来的，再次怪罪他说：“你小小的年纪，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出外借钱。”肖阔男没有向父亲说自己是跪了一天一夜讨来的钱，而是告诉肖永成他去了砖厂，砖厂里的工朋友们对他的遭遇都很同情，为了帮助他父亲看病，大伙凑了一些钱。砖厂主也很善良，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带父亲去大医院疗伤看病。

肖阔男知道在这个火候向父亲说是自己跪了一天一夜搞来一万元钱的事，父亲一定很伤心。父亲过去总是告诉他，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屈死不告状，饿死不求人，自己出去给人家下跪，父亲会骂自己没志气。肖永成拉着肖阔男的手说：“我苦命的孩子长大了，真是难为你了。”两行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屋里的病友和陪护的家属都夸这孩子真懂事。

肖阔男找到了县医院的院长，看来院长已经从病房大夫那里了解到了他们家的情况，遇到这个情况医院最棘手。性命攸关，不施行人道主义救治，是不可能的。可是病人就连最基本的医疗费用也拿不出来，医院又垫付不起。听肖阔男说，要给他父亲转院治疗，县医院可找到了脱身的机会，院长马上表示免费用救护车把病人送到省城医院，这总比用救护车强行把病人送回家强。

肖永成顺利地住进了省城的三甲医院。根据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专家对肖永成的伤势进行了会诊，验证了县医院医生的检查结论。虽然没有开放性的骨折，但是脊椎骨断了，神经也断了，很难恢复。

肖阔男带去的一万多块钱几天工夫就花个净光，医疗费没有了，吃饭也

成了问题。病房中的病友们看到他们爷仨儿这样困难，主动给他们打饭，给他们零用钱。肖永成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他悄悄告诉肖阔男，家里的水缸下边有一个塑料布包，里面有准备盖房和供他们兄妹两人上大学的钱，让他回去取出一部分来治病。

肖阔男一路风尘赶回了家，掏尽了水缸里的水，费了好大劲，把水缸从原窝挪了出来，果然在下面发现了那个被塑料布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东西。打开一看，里边有几十个存折，存款数最大的存折存有五千块钱，存款数最小的存折只有几十元钱，把存款数拢了一遍，足足有六万块钱。

省里医院看不好咱就上北京去治，父亲赚的钱就是要用来给父亲看病。不知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少年是从哪里来的主意。

肖阔男并没有告诉父亲他已经把六万块钱的存款全部取出来，可是怎么瞒住父亲，把他弄上去北京的火车，这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医生们听说肖阔男有带父亲看病的想法，都劝他不要去，腰部神经断了，很难恢复，这是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就是在北京最好的医院治好这种病的可能性也很有限，到北京看病就是人财两空，病没治好，钱还花光了。可肖阔男认准了上北京看病这个理，说出的话让医生们很吃惊，他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肖阔男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进京看病的。他事先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然后对肖永成说，坐火车回家。他们家距离省城二百多公里，坐一段火车回家也是正常的，肖永成对儿子的话没有怀疑。

肖永成一百多斤的汉子，受伤住院，体重折腾的也不过几十斤了。医院的救护车司机心眼很好使，把车直接开进了站台，帮助肖阔男把父亲抬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火车启动了，肖永成才发现自己坐的是进京的列车，说上错了车。这时肖阔男才告诉他，要到北京去看病，肖永成在无奈之中也看到了儿子的坚毅和成熟，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儿子的摆布了。

肖永成住进了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肖阔男小小的年纪为父看病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医院里的专家，医院特意给他开设了绿色通道。除必须的医疗费和检查费外，免收了其他所有费用。就是这样花销也是巨大的，医院对肖永成病情的诊断结论和省医院县医院一样残酷：神经断了不可修复。